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六十一回 彩花賊被逼尋羅漢 聞大名喝散諸徒弟

話說馬如飛見劉香妙不敢去引濟公，勃然大怒，向著他就是一刀。劉香妙忙閃身躲過，王承恩勸住道：「他不是不肯去，因為他是和尚手下敗軍之將，前去恐怕遭他毒手，所以想換個人去。現在既然馬道爺一定要他去，他那裡敢不去呀！」說罷，就把嘴一努說：「你去罷。」劉香妙不得已，只得帶著寶劍往外走。臨行的時候，回頭對馬如飛說道：「道爺既要我去，吾就去了。只是吾的職司不過去引他出來，他既出到了外面，吾的職司就完了，一切都在你們幾位身上，不干吾事了。」王承恩點頭道：「這是自然，馬道爺既叫你進去引他，必有敵的過他的本領呢。」說罷，又把嘴一努，叫他到外面去的意思，劉香妙這才奔出店門。出得門來，自己一想：吾屢次敗在他手下，他只侮弄吾，不肯下毒手傷吾性命，原因他是個出家人，以慈悲為本，不忍害人的緣故，吾理應潛身遠避，不再給他作對才是。若這一回再進去引他，惹他一動怒，他就不管慈悲不慈悲，傷害不傷害，立刻把吾性命結果，吾豈不是白送給他的！正在躊躇之際，只見馬如飛帶著王承恩、蘇蓮芳、馮志堅，也從寓中出來。馬如飛一見劉香妙還在門外，又大怒道：「你這個人其實可惡！怎麼吾差你去，你偏偏規避，只立在這裡呀？」劉香妙知道，若定的慢了，又要吃他的苦了，忙撒腿就跑。跑到張大人東邊宅院牆根，躡身上牆，蛇行屋上，不知濟公在何處？尋了半天，尋到前進東配房，只聽裡面和尚哈哈笑聲。劉香妙自言道：對了！他的聲音吾已認得，這必定就是他。想罷，往下四面一瞧，見院子裡都靜悄悄沒個人聲。他就放著膽子躡身跳下來，悄悄走到窗外，用舌濕透窗紙，穿了個窟洞，用眼往裡一張，見主位上後生公子，頭戴紫金冠，身穿寶藍衫，繡團龍公子擎，裡村粉綾領袖，腳蹬烏緞粉底靴，面如冠玉，唇若塗朱，諒想就是張大人的公子；有首坐著和尚，雷鳴、陳亮也在他下面。此時和尚正從身上取出張大人的家信來，遞給公子，公子接來正在拆閱。劉香妙一想：吾此時不進去，更待何時？即時躡進裡書房，把門簾一揭起，搶步上前，擎著劍來殺濟公。濟公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吾算定你應該來了。」用手一指，就把劉香妙用定身法定住。張公子一看，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聖僧，這怎麼回事？」濟公笑道：「他來引吾出去，要殺吾的，外面還有好幾個人哩！」雷鳴道：「師父給算算看，外面到底是什麼人？」濟公聞言，用手一按靈光，就知底裡。道：「外面兩個老道，一個叫馬如飛，一個叫王承恩；還有一個尼姑叫蘇蓮芳；一個壯士打扮的叫馮志堅。他們一共七人，先叫這惡賊進來引吾和尚出去，他們候在外面，想七個打吾一個，你想他們的心腸狠不狠？」

張公子聽了濟公一番說話，就嚇的把舌頭伸了出來，收不進去。想了一回道：「師傅慢出去，吾們家裡養著防家教師，也有二□餘人，吾去齊來，幫著師傅一同殺出去罷。不然，雙拳難敵四手。師傅雖然本領高，總打不過他的。」說罷，就立起身來要出去喊人。濟公搖首道：「人多不濟事，吾一個人去的好。」雷鳴、陳亮道：「吾二人跟了師父出去罷。」濟公道：「不要，那馬如飛同王承恩、蘇蓮芳這三個人，法術神通，本領廣大，你二人若要去，必然被縛遭擒，不如吾和尚一個人去的好。」二人見師父不要他出去，不敢違拗，只得仍坐在那裡。張公子一想：和尚不知到底有多少本領，竟不須人家幫助，吾倒要去瞧瞧著哩。和尚立起身，對張公子道：「這人吾就交給你罷，你要瞧熱鬧就出來。」公子點頭，就到外面叫了四五個人，取麻繩來捆縛，及至叫了進來，濟公早已不見了。公子知道他在外面同人家廝打，忙一面吩咐來人把劉香妙緊緊捆縛，不可放鬆；一面就自己走到外面，見濟公一個人呆立在那裡，他就叫道：「師傅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濟公並不回答，只睜著眼，張著嘴，垂著手，動也不動。張公子心中詫異：師傅會變成這般呆相，莫非已經受了人家暗器不成？想罷，就走近濟公身邊，仔細一查察，見遍身並沒一些傷痕，只是眼珠定著不會轉動，鼻中氣息也沒了，大驚失色道：「莫非師傅已經死了嗎？」

正要回到裡面來，叫家人來扶他進去，左腳還沒踏進大門口，只見濟公從東首奔飛趕來，人叫：「救人呀！救人呀！」張公子一想：這裡是個濟公，那邊又跑來一個濟公，怎麼就會有兩個濟公？正在疑訝之際，只見來的和尚走到呆立的和尚身邊，只一轉，就往大門內直跑。後面兩個老道同著一個女尼，一個壯士打扮的，緊緊趕來，趕至立的濟公面前，手起劍落，撲哧一響，早把濟公砍翻在地，仔細一瞧，原來並不是真濟公，是捆蘆柴。馬如飛知道了和尚圈套，忙嚷道：「吾們又被他用遮眼法遮住，斬了個假和尚，給他跑去了。」眾人聞言，大家面面相覷，默不作聲。

此時張公子早因濟公進去，也隨後跟至裡面。走到庭中，濟公一回頭，附著公子耳邊說道，如此如此。公子點頭會意，仍回到外面。出了大門，兩個老道正在那裡發愣，公子慢慢走近身旁，給老道見禮：「道爺莫非來提和尚的嗎？他方才已跑入吾們屋中去了。眾位既要提他，就請到寒捨去罷。」馬如飛睜著眼道：「方才和尚在你家中出來，必是同你一黨的。你快去把他獻出來，萬事皆休；如要不獻，吾就不管張大人李大人，一口氣把你院宅打個乾淨，叫你知吾們的手段。」張公子聽言，並不動怒，假聲下氣道：「這和尚從平望縣家父行轅中走來的，吾實不知他是什麼樣人，所以敢留他；現在既知道是道爺的仇人，吾那裡還敢留他！就請道爺到寒捨去提罷。」馬如飛道：「人在你家中，應該由你叫人去提來獻給我們，才是道理。」公子道：「不是吾不肯去捉他，實因這和尚利害的很。吾們家中雖有好幾□家人，都不是他的對手，只好請道爺自己提罷。」王承恩在旁，聽了公子說話，倒也不差，忙對馬如飛道：「馬道爺，這公子的話也是不差的。吾們有了這樣法術，尚且也拿不到他，何況這些家人！吾們就跟他到裡面去捉罷。」

說罷，就扯了馬如飛衣袖，叫公子頭前引路，他們一行人就跟了進去。走到客廳，公子道：「請諸位暫且坐坐，吃口茶，吾叫家人去尋和尚，不知他此刻還躲在那裡呢。待尋著了，出來回報，你們然後再進去捉罷。」說罷，就叫家人獻茶。馬如飛見他如此相待，倒不便再同他翻臉，只得坐下。須臾，家人獻上茶來，公子一一送到各人的座位上。此時馬如飛的茶中，早被濟公把解藥投了，公子送茶既畢，又同他們談了些閒話。馬如飛從店舖裡出來已有一個時辰，又給濟公廝鬥了一番，早已口渴難忍，此刻見著茶，那有不吃的道理？就拿起碗來，呼呼呼吃了四五口，早把這碗茶吃的乾乾淨淨。那丸藥也早隨著茶從喉嚨下肚，直到丹田，就把樂恢的那丸迷性藥趕散，霎時爽然自失。又過了一刻，對那個人瞧瞧，又對著這個人瞧瞧，自己不知為什麼到此，就問眾人：「你們幾位這裡來的呀？吾到這地方做什麼的呢？」王承恩道：「你來幫助吾們提和尚的，怎麼一刻兒的工夫，就忽然忘記了？」馬如飛道：「捉那個和尚呀？吾竟像夢中一般，前事都記憶不清了，煩眾位說給吾聽聽罷。」

此時眾人都不知道其中緣故，惟有張公子心中明白，自忖道：聖僧的丹藥真靈，怎麼吃了下去就效驗如神？馬如飛又催促道：「到底是那一個和尚呀？」張公子早由濟公在附耳低言的時候一一教他，忙答道：「道爺要捉的，就是杭州西湖上靈隱寺的濟顛僧。」馬如飛聞言，不等張公子說完，就「呀」了一聲道：「吾聞得西湖濟公長老，名頭高大，是個活佛轉世的高僧，施藥救人，法術高強，豈是惹得的！」一回頭就問王承恩：「那個請吾來捉濟公的呢？」王承恩用手對著蘇蓮芳一指道：「就是這位令高徒請你來的。」馬如飛不聽猶可，一聽立時就從腰中拔出寶劍，惡狠狠的用劍尖對著蘇蓮芳一指道：「你這孽畜，不顧利害，擅敢給聖僧作對，真正不知死活。吾幸虧此刻清楚了，不然同他鬥起來，非但要受千古罵名，而且這條老命還要不保哩。」蘇蓮芳方才忽見師傅吃了一碗茶，就立刻清楚，心中早已作急，此刻被師父一罵，罵得閉口無言，垂著頭不敢昂起來。馬如飛罵畢，又問王承恩道：「這位道爺，也是他糾合你同來的嗎？」王承恩點頭道：「正是，不差。」馬如飛又問馮志堅道：「你怎麼同他碰見一塊兒來的呀？」馮志堅即把已往之事說了一遍。

馬如飛道：「此刻濟公在那裡呀？」張公子道：「他被眾位趕得緊，現在就避在裡面。」馬如飛歎口氣道：「此是聖俗氣量寬宏，不屑與吾輩一般見識，所以不與吾們計較，就此避了。倘然他真要同吾們鬥起來，吾們那裡是他的對手！」又對王承恩道：「這位和尚是有道高僧，豈可同他作對！你莫要聽信頑徒一面之詞，給他為難，快請走罷。」王承恩也不好意思，只得走了。馬如飛又對馮志堅、蘇蓮芳道：「你這孽畜，還不走路，坐在這裡做什麼？」二人聞言，忙起身出外。馬如飛見眾人都已走散，正要與

張公子說話，忽聽裡面一人笑道：「馬道爺慢走，吾來也。」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